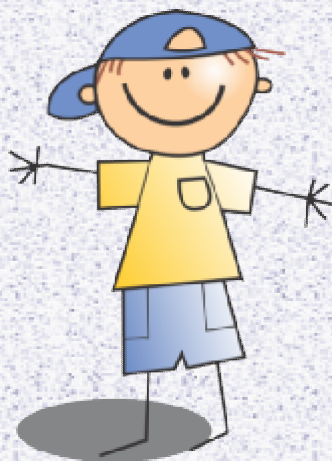


少年 风骚录

王孟昌

1999—2011



目 录

序	1
写于辛亥百年	3
奥根柯德斯噶	4
英雄从不在今天出现	5
残章四则	6
盐水花生	7
南风	8
无题	9
文明史	10
让咱们一起尽情地落寞	11
车绕东湖	12
给我讲讲	13
庚寅闻君岁末将至楚作	14
寄故人	14
武汉开始大雪纷飞	15
我一再对一只蚯蚓充满向往	16
我做了一回太阳的父亲	18
那年——重读经纬诗词版精华	19
回水云湖	20
古体借孔雀东南飞摹闺怨记别	23
丁亥偶遇杜甫	24
法兰克王国的回忆	26
我将腐烂在这片土地上	28
蚂蚁的加冕仪式	29

七夕	31
父辈	32
迷惘	33
军训,在一类叫秋的季节	34
毕业生的书市	35
伟大的诗歌盛世(组诗)	37
写在四月	44
七绝·冬夜忆南国兄弟	47
除了我睡着的时候之外	48
把鞋搭在肩上的人	49
星空	50
水云湖畔	51
古镇夜里的马蹄	53
柯柯的相片	55
那夜	56
非也今夜	57
九月到来的过程	58
看病记	60
一些男人和女人	63
剑客的江湖	67
秋	70
无题	70
无题	71
我说日子	72
夜独饮	73
冬夜	77

春·花	79
我要开花	81
空着	84
爱·币	86
城市里的河	87
诗集，等于人民币八角	88
在城市里野生	89
无题	91
无题	91
落叶	92
无题	93
犬吠	94
那时候	95
痴	95
定风波	96
秦楼月	97
小言寄蔡君	98
悼祖父	100
有感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101
早春兴	102
虞美人·建国五十年	103
老汉种果	107
唠叨几句	108
记 23 号原点文学奖启动	109
吃人	110
贵人不能贱用	111

不患人之不己知	112
[武侠] 旅途终结，与开始	114
安知此天地，不在槐根侧	116
记一次“革命”	119
后记	123

序

2005年的初夏，原点文学社承办了一场诗歌会。那场比赛之后，大家都大发兴致跑到学校论坛上去写诗，我也去了，并且从此认识了王孟昌同学。

后来就越来越熟。那年夏天特别长，一群人每天都在谈着诗，或者回过头来看，干脆就是活在诗里。很多个晚上密布着啤酒瓶、地摊上的风扇、蝉的叫、报纸和烟头；有时吵成一团，有时又调转矛头一起对外。从我自己来说，一直都是越生活，越觉得以前的很多做为十分稚嫩，笨拙和可笑；独独对这个夏天，动不起苛责它的念头，时间的流逝愈加显出了它的珍贵，因为诗歌让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内心，那个夏天让我觉得我是活过的。

那是最盛的一个夏天，然后一切即将开始由浓转淡。参与者们开始各归各位，进入生活。从那时到现在的日子，都像被按了快进键，迅速摇摆，模糊又停不下来。几年前我笑孟昌是个跑得快的，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就上了研二；

谁知那以后一路下来，都是狂奔着不让人的姿态，如你所知，人生的那几个关键程序，他几乎都已经超过去了。他的小朋友都快一岁了。

但这样的奔跑不过是一种姿势，朋友所关注的永远更多是内心。于是我看到他一直在写。诗歌的脆嫩就像玫瑰上的朝露，要想蒸干它真是太容易了，出了大学以后，人人的心里燃烧起一轮炽热的太阳，为了生活，也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人一往远看，周围的事物就会模糊掉它们的细节，一切都倾向于大而化之，很自然，诗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如果你还尝试写，你就会尝到力所不能及的痛苦，就像一个废了功的武生试图架起他僵硬的腿。所以诗歌是多么残酷的文艺形式啊，如要拥抱它，必须割弃更多——诸多关乎例如敏感，节制，经验，自省的生活态度像一轮咒锁，你得坦然接受它们的禁锢，然后诗才会来——而这些特质一直和日常生活的温情脉脉相左。也与伦常的幸福相左。

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当然生活里你还是可以看到很

多人在不停的写诗，他们中也有不少把自己的各个方面都经营的不坏，从纸张到微博，他们把自己的诗呈现在几乎所有介质上。互相提点，称赞，或明或暗的较量；一个个和谐的圈子。这些像社交润滑剂一样的作品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今天的这个国家的现实的照耀下，大多数时间显得虚浮、缺乏必要的力量，和诚意。一个人的作品与另一个人的总是相像。中人之稟赋。危如累卵的构句。用自以为超然的态度吟咏一匹马，一个村庄，或者一场性爱。幻想自己是自己的李白和苏轼。沉溺其中，何时能自拔。

诗歌对常人产生的最动人的影响，我觉得是在于启发一个人由蒙昧到自知，敦促他去发现自己的内心，这种影响发生在一个青年身上，永远是那么优美，就像它已经施与孟昌的那样。从少年开始，他开始尝试与自己对话，反叛与表达。他在不停的写。这是正确的时间在做正确的事，这种自觉和警醒与酗酒或者出走或者打电玩式的寄托相比，自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光芒。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青春，就如同花蕊的柱头感染到了由风送来的花粉，长果实的可

能性从此存在了。诗的礼物已经赠与，将永不会从血液中消退。如今他决定把自己的青春做一归纳，进行小结，然后做下一阶段自己将要做的事，这帧小册子对他而言，真是成长的证据，没有人能够轻视它。

进入生活的大人们，可以把整个生活，看做一个大大的作品。如果你足够勤敏赤诚，这件作品也可以是一首延绵不断的最大的诗，它可以具有诗歌拥有的一切美好的特质。总有一天形式上的诗会离每一个人远去，我们无法仰仗它，但可以抽取它的养分——那不是一块块分了行的文字，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存在的承诺：一个明天比今天更清晰的感触生活，更加自由，更加向善，更加懂得美，更加对一切虚幻的生活表象表达自己无声的态度的，生命。

祝孟昌生日快乐，祝王衡知小朋友生日快乐。

Chrisfue

2011-11-3 巴黎

第一篇

風騷犹存

和鸟儿一同歌唱的
也要和鸟儿一同歇息

(写于 2008-2011)

写于辛亥百年

帝制何曾灭，民权苦未兴。

迂儒谈主义，土匪换刀兵。

河山皆血肉，富贵总公卿。

领袖多杀意，专权少太平。

苟安失国土，苛政祸黎民。

首义硝烟远，仍闻起义声。

美酒酣公子，黄昏怅老生。

何年云尽散？对岸雨初晴。

（2011年10月3日）

奥根柯德斯噶

那段日子已经被你放生荒野

它们开始温顺而晴朗

它们有最灿烂的姑娘

和最嫩绿的目光

它们隔着树叶和风

和你对望

它们迟早会露出獠牙

把你的整个下午划伤

(2011 年 8 月 20 日)

英雄从不在今天出现

你我都是野生的人民

果实和性命

等着强盗来收割

（ 2011 年 7 月 23 日 ）

残章四则

之一

彻夜难眠的人会发现
天亮得跟它黑起来一样快

之二

此地凶险
秋不闻雁

之三

他们心急火燎
得赶在你死之前
把你的每个口袋再掏一遍

之四

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都有你失落的良心

(2011 年 8 月)

盐水花生

有一天我和祖先们不期而遇
身形相异 言语不通
惊恐万状 剑拔弩张
我唯一能做的
应该是从包里掏出一把
盐水花生

(2011 年 7 月 30 日)

南风

景色空如画

吟哦少故人

南风一夜紧

抚落万枝春

（2011年4月27日）

无题

一别春秋换，
思君意未移。
灯孤愁暮雨，
夜静数佳期。
世事难随愿，
崎岖自有时。
何须忧坎坷，
有子最相知。

(2010年6月7日)

文明史

时钟挂在墙上

孤立无援

这生命何其短暂

而古圣先贤们

不舍昼夜

咄咄逼人

(2010 年 6 月 28 日)

让咱们一起尽情地落寞

好吧，你们就是

一个个名字掩着一个个黑漆漆的山洞

曾经关上洞门的

有一些正在打开

曾经让我害怕的

有些长出了柔软的青苔

曾经担心我举着火炬闯入的

如今已经荒芜一片

我决定就这么路过了

路过石头路过蜈蚣

路过眼睛路过愁肠

路过鸽子路过水井

路过人群路过坟场

亲爱的，夜这么黑

有路就有孤独

(2010 年 12 月 26 日)

车绕东湖

几番骤雨停飞絮

数载蹉跎叹转蓬

叠翠重峦千尺浪

何非赠我半湖风

(2010 年 6 月 29 日)

给我讲讲

赶紧给我讲讲呵

远方的青山绿水

阳光如琴声淅沥

轻歌散入了春风

马匹、猪和葡萄

把平米和千克放进冰箱

把鸽子和月亮挂在窗前

让明亮和诗歌脱口而出

一道道五彩缤纷的闪电

(2010 年 5 月 26 日)

庚寅闻君岁末将至楚作

自古谁曾逢盛世？

长余落寞两三杯！

英雄岂爱皇恩顾？

且把新辞赠腊梅。

（2010年4月16日）

寄故人

岁久音书杳，

难猜暖与寒。

冬深忽入梦，

切切竟无言。

（2010年1月31日）

武汉开始大雪纷飞

刚才还只是飘些沫子

突然开始下大雪

十分挂念山西

某一条公路上的一车骡子

收音机里说它们被堵了三天三夜

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咽下那些

桶装的方便面

(2009 年 11 月 16 日)

我一再对一只蚯蚓充满向往

我一再对一只蚯蚓充满向往

那藏在泥土中的沉默与隐忍

经历了百万年的闭关

快华丽地现身吧 我的英雄

是的，我要替你牵马、磨刀

我要与你并肩手刃强贼

我要跟你一起喝劣质的低度米酒

我要和你在月色下的旷野里放声高歌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我要帮你找到最温婉的好姑娘

我要带着你的儿子骑马、射箭、嫉恶如仇

快现身吧我的好兄弟

我们要和每个胆战心惊的路人握手

我们要一起敬老扶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我们要一起让每个遭陷的人平冤得雪

让所有失散的骨肉团圆

我们要入龙潭探虎穴视死如归

快来吧我的蚯蚓

我就可以在紧要的关头大喝一声：

有我和蚯蚓在这，谁敢胡来！？

已经准备好了刀和马了啊

蚯蚓！

（2009年6月2日）

我做了一回太阳的父亲

那天的阳光

就像我多年以后的儿子

顽皮地把手伸进我的口袋

竟从多年的阴霾和泥泞中

翻出了一抹微笑

(2008年10月27日)

那年——重读经纬诗词版精华

天空透明纯净没有大雁飞过
知了止住声音听不见潺潺流水
那年撒出的谷籽
已经长满了山腰和田野
午后的树下
我在等待
这些沉甸甸的稻穗
将我收割

(2008年8月10日)

回水云湖

未恋他山色，
离人作客归。
风轻蒲苇乱，
日落野鸭飞。

(2008年6月16日)

第二篇

風騷不已

露珠如何能按捺住阳光

就像你从不会忘记抬头看月亮

(写于 2005-2007)

古体借孔雀东南飞摹闺怨记别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沥沥别时雨，幽幽冷妆台。

五更烛泪尽，叶落晓窗开。

拾帘望晨道，不见人影来。

低头理发髻，髻上有新钗。

何年封侯毕，不惧秋霜白？

（2007年12月24日）

丁亥偶遇杜甫

秦王刚刚坑杀第五批儒士

西门庆继续勾搭潘金莲

李白照例醉了又醒

钓鱼台又摆上了国宴

不是周末不是五一很普通的一天

杜甫同学又在狗嘴里抢下一根人骨

人骨是那朱门里很普通的琴弦

杜甫同学无处弹奏 甚至

连自家茅屋顶上的茅草都飞上了天

他只好在深秋里和我一同寒冷

寒冷呵，把子孙冻成千年不愈的关节炎

子美啊，你写了那么多鸟诗

没有一首

让我彻底绝望

没有一首

让我望见天堂

(2007 年 11 月 7 日)

法兰克王国的回忆

父母过得不好 但还健在

我们过得平淡 但还相爱

朋友们都在忙 但都还平安

可是我的妮可呵

你在哪里

把妮可换成晴雯

把晴雯换成黛玉

把黛玉换成令狐冲

把令狐冲换成李广

把李广换成苏东坡

东坡和诗歌有关

这让我无法继续替换

可我可爱的小苏轼呵
还没来得及认识我
就去了岭南 永生
就像孤独
让思念永远 无法突围
在深夜里 空空荡荡

(2007 年 10 月 19 日)

我将腐烂在这片土地上

白色的头骨

紫黑的蜈蚣

牙齿露出尖厉

在卸下了所有口舌之后

第一次咬碎了时间

在泥土深处

请允许我再次睁开眼睛

这次

它们将再也不会闭上

（ 2007 年 9 月 19 日 ）

蚂蚁的加冕仪式

一只蚂蚁正在训话

蚂蚁多年来在缝隙中穿行

蚂蚁逃脱一些追捕的眼睛

蚂蚁已经戴上犀牛的尖角

蚂蚁已经披上老虎的皮毛

蚂蚁已经爬上灌木的顶端

蚂蚁说：啊，一览众山小

蚂蚁竖起大旗

蚂蚁吹响号角

蚂蚁红光满面

蚂蚁偷偷吃药

蚂蚁俯瞰疆土

蚂蚁拔出宝刀

蚂蚁说要见义勇为出国而绿卡

蚂蚁说要替天行道贷款而买房

蚂蚁听见掌声雷动鸽子飞翔

蚂蚁戴上皇冠 最伟大的王

(2007 年 9 月 5 日)

七夕

马上淹留客

悄吟鹊桥词

秋风愁路远

却不若相思

（2007年8月19日）

父辈

夕阳下的风

驱赶着一群落叶 沿街流浪

黄昏渐浓

归根的心愿

越来越

无从说起

(2007年2月9日)

迷惘

眨一次眼睛

一杯茶就凉了

转一次眼珠

一从花就谢了

那些天

我就这么望着天花板

度过整个下午

那些年

我就这么无所适从地

丢下许多岁月

(2006 年 7 月)

军训,在一类叫秋的季节

树阴下

几个小兵

在午后睡得东倒西歪

一不小心

就轻易 把我陈年的回忆

压得不能动弹

不能

呼吸

(2006 年 7 月)

毕业生的书市

那一年你们不得不扔下许多东西

一去不复返

被洗劫了一般

人去楼空

九栋和十栋之间惟一的一棵松树

再次轻轻地摇落一层松针

黄昏如一只陶碗

狠狠地舀上一碗 吆喝

把夕阳灌得大醉

红着脸斜了过去

这一声又一声的吆喝呵

正如你无法停下的脚

一步 一步

再一步

将我

一次 一次

再一次

从土里敲醒

(2006 年 6 月 22 日)

伟大的诗歌盛世(组诗)

之一：狗屎

诗歌盛世可以没有人

真的

但不能没有狗屎

这个惟一无法偷换的命名

坚强的质地

伟大盛世的支撑

你大口嚼着祖宗的皮毛

排世的都是诗

之二：呻吟

陶罐疼痛了

黄河就吱声了

麦子受伤了

母亲就抽泣了

便密的人哼哼着

只好带着空虚

去医院了

你伊伊呀呀着

一堆又一堆

之三：李白之死

李白突然就死了

诗人们也跟着死了

赫尔德林说

李白是傻逼

诗人们又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之四：爱情

粉红的自虐国度里

堂·吉柯德其实瘦弱不堪

他再次发起了冲锋

咽着口水

在窥视里奔跑

你斜着眼睛诡笑之后

注定的疤痕

被你撕成不肯愈合的伤口

之五：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是谁？

你也许认识。

但请跟着我念：

“上中下、人口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你远远地看着一对翅膀
它们仿佛就飞翔在
你的大腿上

之六：哲学

诗歌盛世里没有哲学家
但每一个字眼都是哲学
只是路都还长着
没有到家

之七：汉语

杀猪的老孔

卖肉的庄周

维尔纳提的靴子

克不利是温柔的混蛋

那只叼着烟的狗

眼神比任何一个诗人

更深隧

之八：古诗

埋了你的湖

停了你的雨

捕杀所有春天

请你坐在我的空调房里

这里有一架钢琴

如果你的对面

就坐着你的爱人

当兵的薪水还不错

除了丢脸的沙尘暴

大西北也开始绿化了

长江不再适合游泳

黄鹤楼的门票又涨了

听说动物园里有几匹马

婆婆的眼睛还没瞎

就看不见星星了

昨天你又听说

别人喝多了酒肝硬化了

诗人们战战兢兢地凑在一起

幸福地玩起了魔方

(2006 年 5 月 3 日)

写在四月

城市有太厚的盔甲，
诗人们做着噩梦要剖开它的肚皮。
徒劳的刀刃 开满了锈迹斑斑的花朵。
诗人们，华丽而温柔地
死去吧！

春天忙着弹去身的上尘土，
抖落满城的飞絮
和酒杯中孤独的倒影。
一辆腭腆驶过的邮车，
让四月开始枯萎，
凋落成远方漫山遍野脆黄的油菜，
竹林中悄然落地的笋壳，
一片片褐色的矜持。

一辆腼腆驶过的邮车，
会不会载着一些手写体？
这些可爱的精灵，
这些流浪在外的孩子！
会不会坐着大雁回来？
会不会骑着鲤鱼回来？
会不会悄悄地
钻进你的梦里 跳到你的手边？

一辆腼腆驶过的邮车，
可曾经过那个阳光温和的村口？
那个半瞎的老头，
以及他自编的三国？
那时候我坚信
他亲历过那些尔虞我诈，
甚至木牛流马
也肯定出自他那把干枯的墨斗！

他还说，

“老我老而他人之老。”

满嘴几千年的腐殖质

长出几柄清瘦的蘑菇，

日渐苍老的村口，

跟着他一起

直不起腰。

这辆腼腆驶过的邮车，

是什么让你的步履如此羞涩？

你藏着怎样的甜蜜心事啊？

两行细密的针脚，

将四月的伤口

缝得格外疼痛。

（2006年4月19日）

七绝·冬夜忆南国兄弟

风寒月冷暗香冬
别院西窗烛火浓
岭外芭蕉弹夜雨
谁人复笑醉颜红

（2005年12月20日）

除了我睡着的时候之外

猪在圈里哼

牛在栏里喘

父亲被草帽压着

母亲的腰弯着

家乡和爷爷的双眼一样昏黄

在那条没有尽头的灰土路上 蠕动

这些苦的日子 屏住呼吸

就这样过去了

好多年

（2005年11月26日）

把鞋搭在肩上的人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八百万双油亮的皮鞋

在一对尘土面前 面目模糊

它们一辈子寸土必争

你退我进

把城市踩得

好疼

没有人 能像你那样

一边按摩着这些绷得太紧的街道

一边憨厚地

咧着嘴 笑

(2005 年 11 月 15 日)

星空

一只没法回到家乡的鼠标

从电影文件里

第一次回忆了

从未见过的星空

窗户干脆阴转中雨

淹没了鼠标一丝虚伪的念头

十几平方米的大半辈子

一匹突生的思念逃走 瞬时无影无踪

就在今夜它将飞到天河边

饮足了水

继续奔向那更远的故土

（ 2005 年 10 月 22 日 ）

水云湖畔

我知道你的脊背

正在长出翅膀

我知道你的发际

正有花儿绽放

那一年，你的家乡

一只纸做的船儿呵

今天 就在水云湖边

起航

你望见长江了吗

你望见那些白鹭了吗

你望见大海了吗

你望见那些海鸥了吗

你有没有听见

它们按捺不住澎湃

你有没有听见

它们已吹响了海螺

你的十八岁

在这个秋天里

悄悄地发芽

出发吧

阳光和歌声装满了船舱

(2005 年 10 月 14 日)

古镇夜里的马蹄

这马蹄呵

从哪里一路踏来

得 得 得 得

越过我左眼的黄昏

颠向我右眼的月色

绕过我窗前的星斗

折回我屋后的蝉鸣

这老眼昏花的赶马人

是什么让你这样心急

你的马儿在这古老的小镇上

迷了路

它是不是只记得

许多年前
这石板路上的青苔
前边木楼里的一盏油灯
还有一家
挑着酒旗
摆满陶罐

这是哪来的老者
小镇似乎失忆
人们回避头疼
吹灭了灯盏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
人们的梦
就被这马蹄
敲打得格外疼痛

（2005年10月6日）

柯柯的相片

年轻的岁月累了

就在相片上小憩

一路风尘 仿佛有很多晴朗的日子

时光讲了一则

关于发卡逃课吊带衫桅子花的笑话

你斜挽的辫子 掩口而笑

被镶进这扇窗

打不开 关不上

风又吹下一些梧桐叶子

时间趁着夜色潜逃

（2005年9月17日）

那夜

再轻一些我的脚步
狗尾草上正凝着露水
别惊动了这个村子 每一滴梦境
小河呼吸匀畅
几片叶子正在翻身
一粒酸枣落到井里
夜越来越深

又一阵微风过后
仍然没有听到犬吠

(2005 年 9 月 10 日)

非也今夜

还记得夕阳似火

已不在眼前

也想着朝霞如幻

还不曾到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夜已不是今夜

它是黄昏后的余温残梦

它是清晨前的惺忪睡眠

它到底是什么

一无所有的黑暗里

尚有一盏油灯的火苗

诚惶诚恐

无比尴尬

（2005年9月9日）

九月到来的过程

告诉我吧

那片淡淡橙色的叶子

怎样就到达了地面

它可曾 翻了五个筋斗

打了三个旋儿

然后 悄悄地

栖息在地上

秋天来得很安静

水云湖上垂钓的老人

轻易就把秋天钓上岸来

我的电脑桌面依然桃花盛开

几圈酒窝一样的涟漪之后

日子又已被他们用钓鱼线穿好

那端是静止的流动

这端是流动的静止

(2005 年 8 月 31 日)

看病记

之一：眼科•空城

你渐渐地远了
缩成了一个小点
镶在朝南的天际
嵌进我每每南望的双眼

医生说
这是眼球里的玻璃体
出现了浑浊

他的语气 仿佛多年以后
总会看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一道伤疤
一种宿命的绝症
我谢绝了那张温柔的手术台

只要看到了这个小点
偌大的武汉
就不是 空城

(2005 年 8 月 21 日)

之二：外科•意识的骨折

意识
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8 月的夜晚
我盖着 12 月的棉被
意识和客观世界开始相互嘲笑

夜是短的
夜是长的
雨是暖的

雨是凉的
你近在咫尺
你远在他乡

那些凄凉的回眸
是留连
是诀别
我手中紧握的
是昨天的遗骸
是明日的幼婴

路灯明亮
我的意识里
竟没有这么一口漆黑的窖井
正试图吞噬 这客观世界里
一双眼睁睁的腿

(2005 年 8 月 22 日)

一些男人和女人

亲爱的

如果你非得抱怨

夏末的余家头太寂寞

允许我向你提起一些人吧

公孙轩辕

蒋干

马寅初

宋庆龄

范进

颛顼

杨玉环

郭庆刚

吕洞宾

罗锐

李广

小林光一

Jose Lopez

冯程程

周树人

刘基

龙儿

焦阳

李敖

邓小平

华雄

王孟昌

陈胜

至尊宝

邓序

张梦

陈庚

纳兰性德

张献忠

朱棣

王昭君

李清照

沈雁鹏

王祉懿

汪伦

李龟年

徐明旭

杨靖宇

好吧，就说这些吧

你并不一定都曾听说

他们的名字都在

他们人都不知去了哪里

这些男人和女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吧
至少都有那么一扇
属于自己的门
也总有一次
在那扇门渐渐合上的时候
他们独自哭泣

(2005年8月12日)

剑客的江湖

之一

别问寂寞 和酒

哪个更伤神

这里是江湖

我 是剑客

残阳如血

偶尔飞过的孤鸿

或许正是一些阴谋的线索

比如传说中的爱情

江湖

落叶飘摇

我不得不在这里行走

奋力与一切

相隔一柄剑的距离

习惯了枕着剑入睡

从不敢轻易有梦

会不会哪天醒来

我的剑突然变得锈迹斑斑

这里是江湖

不需要温柔高贵的西域美酒

小酒馆和市井的最深处

有粗糙的陶碗

坛装的竹叶青 女儿红

之二

有一些地方

他们都说有一些地方

那里四季如春

风清月朗 日和花香

那些飘在云和山深处的拂尘

那些鹤发童颜 那些洞穿了一切的眼睛

他们是哪一个门派呢？

有时候，风声并不那么紧

我就沿街寻找

那些电线杆上有没有贴着

祖传秘方

专治孤独

（2005年8月2日）

秋

日暮西山口
江衔碧云空
临窗寻雁阵
忽见半园红

(2005 年 8 月)

无题

雁字菊花酒
夕阳瘦影楼
依稀旧时梦
叶落几朝秋

(2005 年 8 月)

无题

靠马路右侧行走
横穿时看交通灯
上下车时等车停稳
二十多年来
我平安无事

越来越怀疑
我会被车撞死
特别是在酒桌下边
蝴蝶也醉了的时候
听到了三原色的传说

（2005年7月7日）

我说日子

我说日子是无法熄灭的激情

太阳一下山

日子就在断电的时候熄了

我说爱情啊，我赞美你的永恒

只是一个眼神

爱情就像一阵风融进无限的远方

我说人啊，你是多么坚强

只是一杯酒

一些日子过去，于是人们都在流泪

后来

我再也不说日子

(2005年6月6日)

夜独饮

在路边生起大火吧
山睡了，月儿也累了
拿出碗盏盛满酒吧

不用回首昨天的烟尘
干枯的芦苇也变得宁静
人们幸福地梦见些什么
眼前的路似乎不再崎岖

绕过那座山了
再绕过一座
趟过那条河了
再趟过一条

是不是就到了

草籽都发芽的时候

是不是就到了

开满桃花的地方

(2005 年 2 月 1 日)

第三篇

風騷乍現

为什么不在清晨歌唱呢

(写于 1999—2004)

冬夜

如果思念没有那么冰凉
冬天是不是就不这么寒冷
那刻进骨子里的故事
须要多少寂寞来封存
如果祝福有地址
如果独白有听众
是不是街上的灯火
就会不再黯淡
时间是多么短促的伤痕
岁月掩护着我们匆匆离去
却又在各自的行囊里
装进泪水和叹息
遗忘如一头被困的小兽
在记忆的网里苦苦挣扎
你是否隐约看到

它哀求的目光

(2004 年 12 月 22 日)

春·花

也许你是花儿，
仅仅是花儿！
在春里萌动，
瞬间的笑颜，
竟成了我整个生命的痛！

美丽与爱情，
是否终将和春一起凋零？
哪里开着一朵永不谢落的花儿？
梦醒后，
总是没有痕迹，
那是因为谁，
悄悄地藏起了泪滴？

也许我忘了呵，

刹那，
就是花儿的一生！
一次最温柔的绽放，
就是你的永恒！
或许我将永远不能体会，
你的勇敢，你的寂寞……

当歌声渐渐飘远，
当春终于散场，
一句不曾放弃的诺言，
和岁月一起流淌……

(2004 年 4 月)

我要开花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不是因为春风的撩拨，

不是因为蝴蝶的舞姿，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无论我身处哪个角落里，

不管我扎根在哪块土地上，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我要告诉每一个疲惫的行人，

冬天早已离去；

我要告诉每一双冷漠的眼睛，

春天已经来临。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春天的阳光最温柔，
春天的雨露最甘美，
我有涌动着热血的枝桠，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让春风里
有我香甜的气味，
让每一个推开窗户的人
看到我鲜艳的颜色，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让小伙子将我采下，
悄悄地插在姑娘的发髻；
让诗人将我采下，
写进动人的篇章。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或许一个小姑娘会将我采下，
夹进蓝色的日记本；
或许一个老农会将我采下，
扔进古老茶壶。
我已看到沉甸甸的果实
将挂满树梢
我要开花，我要开花！

也许世界太广袤，
也许春天太短暂，
请让我开花吧，
就在你的窗下！

（2004年4月）

空着

没有你的笑脸

我的眼睛空着

没有你的轻歌

我的耳朵空着

没有你的气息

我的鼻孔空着

我的城市

散落着别人的聚散

我的城市又空着

我的房间

塞满了别人的日子

我的房间又空着

我的夜晚

盛满别人的美梦

我的夜晚又空着

我的手空着

我的怀抱空着

我的血管也空着

我的一切都空着

只是昨天我的日记空着

今天却写满了你

只是昨天我的脸颊空着

今天却流满了泪

(2003 年 10 月)

爱·币

在心之世界里

爱是唯一通行的货币

一面刻着你的姓名

一面却写着寂寞

(2003 年 10 月)

城市里的河

楼下的马路车流匆匆
如不舍昼夜的河
我把头探出窗外
看不到隔岸姑娘的倒影
却也没看到自己的模样

(2003 年 8 月)

诗集，等于人民币八角

一本破旧的诗集，
等于人民币八角。
一行行清新的文字，
让我面红心跳，
可是价值多少？

那诗人每一分钱的诗句，
分明都是被爱情退稿的泪滴！
而我要给你我的一切，
也不过是我灵魂深处的句子。

是不是所有心怀深爱的人，
都只能就着血泪，
寄给爱人廉价的文字？

（2003年8月）

在城市里野生

我随着风儿流浪
被水泥森林逗留
在一座苍老的高楼的巅峰
萌发

没有园丁的照料
我成了一棵精瘦刺槐
野生在人流如潮的城市里
零碎的枝丫
翻阅着高空的风雨

不要为我可怜
不要为我滴下泪水
我看得见你的迷茫
一切都逃不过我的双眼

我情愿背负了好高骛远的骂名
也要把根扎得更牢
把目光放得更远
在尘土习飞扬的城市里
有一棵野生在楼顶的刺槐

(2003 年 8 月)

无题

人们随意找到一处感情的矿床
在友谊和尊严的缝隙间
掏出一个窑洞来
想在那漆黑的寂寞里
刨出一车车被称为爱的东西

（2002年6月2日）

无题

雨后的夕阳露出了笑脸
说是要走得从容
假装她这一天
好像没流过泪一样

（2002年5月19日）

落叶

金黄的银杏叶落下了
珍藏了春日里一缕阳光
火红的枫叶落下了
记取了曾经纯真的脸庞
当岁月已将它们
 收集成昨日的相册
在熟悉的风景里
一些愿望将被永远深埋
一些感伤将被悄悄遗忘
还有
一些梦想将会扬帆远航

（2002年5月6日）

无题

望不破这天穹

熬不碎这寂寞

不会水的孩子

只能站在河岸上

惊慌地看着青春匆匆流过

（ 2002 年 4 月 23 日 ）

犬吠

没有泪滴

一只受伤的狗

只有疗伤的口水

偶尔痛得绝望了

人们就听见几声

几声桀骜不驯的犬吠

(2002 年 2 月 10 日)

那时候

我是一个乞丐
乞讨得辛苦
不是为了索取
却是哀求你接受
我仅有的一颗心

（2002年2月8日）

痴

只记取了你微笑的脸庞
永远忽略你冷漠的目光

（2002年2月8日）

定风波

小河无水自无声
枝上枯蝉不住鸣
且纵乏足当御马
归家
却忍回首望长亭

尘中新愁遣谁听
松影
哪堪重唱雨霖铃
更有谁人不肯别
明月
梦里王孙笑相迎

(2000年8月8日)

秦楼月

太匆匆

银甲独鸣恨英雄

恨英雄

风烛残年

无力弯弓

逐雕遍踏塞外峰

绝顶立马问苍穹

问苍穹

一回人生

几度春风

(2000年3月6日)

小言寄蔡君

古人道徐福
茫茫渡东海
万里烟波几人还
犹有孤帆越蓬莱
游得神阁仙府
安顾秦王区区万金哉

自古龙门上勇者，
犹有折翅鲤，
不远万里来
天既生我，安肯负我哉
会当直上昆仑山
敢叫天门为我开

高歌进酒

看君醉时直显万斗才
醒后狂意应莫改
莫使君误识己错嗟叹

光阴易渡，韶华不再
且持三尺剑
啸啸酬壮怀

（2000年2月28日）

悼祖父

老来儿女各西东
深夜空堂含病终
未见孙名题金榜
无论生死恨相同

(2000年2月25日)

有感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对镜问白头，
余生共谁守？
千里情切切，
十年恨悠悠。
杯中酒和月，
笔下歌与愁。
一曲江城子，
古今泪同流。

（2000年2月24日）

早春兴

东风惜女幼

不肯嫁春来

遥想思归雁

此刻空徘徊

(2000年2月23日)

虞美人·建国五十年

乱牛蹄禾桩处处

卷秋风如虎

慕叹水边老梧桐

看五十回花影映泉中

白须犹存青云志

更开移山史

邈半世星空依然

毕竟鹤发遮不住童颜

(1999年10月4日)

第四篇

風騷之外

这位美丽动人的姑娘

罗嗦得让我发誓一辈子不再理她

(诗歌之外的文字)

老汉种果

西坡老汉欲种果，村叟曰：“必求良种。”汉喜，叟似有言，汉已出。

寻之半载，得良种于西山，喜。翌年春，遗籽地中，大喜。

月有余，萌，然其苗叶黄杆细，汉惊，叟曰：“几失水肥之机矣！速补之！”汉喜，叟似有言，汉已出。汉购盆壶，曰灌沃之。

半载，枝繁叶茂，然虫亦盛，汉又惊，叟曰：“必筑伪巢以引鹞雀。”汉喜，叟似有言，汉已出。汉结草为巢，引雀数十，汉大喜。

至花落初实，雀食幼果，逐而复回，汉惊怒，问于村叟。对曰：“汝之藏《齐民》何为？”不复语。汉取《齐民》，果见：“至初华，即卸巢逐雀。”汉惊惭。

(2009 年 12 月 13 日)

唠叨几句

自从看了《公司的力量》之后，对毫无新意的东西更加厌恶，也发现对于历史的掌握竟然少得近乎无知。

也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一辈子都在听陈词滥调，说的也是陈词滥调，做的也是简单的历史重复，然后在陈词滥调中终其一生，多么可悲啊！

(2010年9月6日)

记 23 号原点文学奖启动

22 号晚上收到消息，原点文学社要启动一项文学奖，启动仪式在 23 号晚六点半。

23 号 6 点 40 左右赶到鉴湖校区，仪式刚刚开始，到场的有两位诗歌大家。

将四两的稿子宣读了一遍。

后来就是去“杯莫停”，原点的孩子们喝得畅快。

由于本人不胜酒力，并且第二天要考试，而且是考语文，只得早早退席。

文人相聚

不离茶酒

量小仍君子

无度也丈夫

(2008 年 5 月 29 日)

吃人

同样面对灾难的时候，谁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另外一个人牺牲他的生命来保全你自己！即使他是为人师者，即使他已经风烛残年，即使他身有残疾，即使他品行不端。

范跑跑，跑了，那一刻，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一点也不畸形，一点也不变态，一个挣脱了所有枷锁的人！

生命是一切意义之本，花朵也好，朝阳也好，生命同等重要！否定这一前提的一切所谓的道德本质上都是在吃人！

地震带上的学校，如果不嫌麻烦开设了逃生课，还会有人如此痛骂范跑跑吗？没有人在地震前痛骂震区教育部门，这不正是你们这些骂客的失职吗？

当你们把矛头对准了范跑跑，你们已经成了天灾的帮凶，正在干着吃人的勾当。实在是岂有此理！

(2008年6月8日)

贵人不能贱用

读研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落魄潦倒，奔四的人了，没产业没职称没老婆，跟班上同学也相处得不好，可以说相当失败。

研一的时候谈上一个女朋友，他不管她叫“女朋友”，而叫“对象”——与我们同龄。

有一回他“对象”家的电脑坏了，未来的丈母娘让他来修修。这个基本上只会用 Word 打打字的老男人急得一头虚汗，折腾了半天，电脑丝毫不给面子。

这下丈母娘不高兴了，“啥硕士，连个电脑都不会弄！”他只得诚惶诚恐地回了学校。

后来，他的“对象”下班回家，听了她妈的叨唠之后知道了原委，就跟她妈抗议了：“贵人不能贱用！”

他知道了这回事，感动不已，这个老男人大约从此有了新的动力。

(2008 年 1 月 18 日)

不患人之不己知

人生在世，多少有些脾气，阿Q尚且有几分傲气，何况你我？尤其是读过几年书的人，不免肚中有些酸腐，倘若再加上高丽弱智剧的影响，那更是会不禁悲从中来、多愁善感。

低俗小说、弱智剧等等来源于幻想、无关乎生活的东西中往往都有一个不常人被理解的主角，主角都坚持一份苍白无聊甚至相当变态的所谓爱情，一路哭笑悲喜下去——作者发泄欲望、赚取人民币；观者则傻乎乎陷于幻想与现实的落差，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回忆，总是美好的。如果再加上潜意识沿着弱智剧路线添油加醋、添彩增色，回忆简直成了天堂！可事实上呢？回忆只是让人逃避现实，仅此而已！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说这“笑”一定是无可奈何？否定之否定之后，谁能保证我蓦然回首，就一定不能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封存回忆，则需要面对现实的勇气，回忆并非靠沉湎来滋养生活，如冬天的落叶，定要腐烂之后才能被树木吸收，回忆之宝贵，恰在于封存——谁说树木是迫于寒冷而落叶？光秃秃的枝干恰恰是它们征服冬天的武器。

人的共性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相知相悦，有时候恰恰只是一次机会的问题。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007年12月10日）

[武侠] 旅途终结，与开始

“你害得我好苦！”孟昌将刀拔出了两寸，寒光直射，英作心中不禁一颤，一种不安渐渐升起。

“费话少说，是时候了结了！”英作唰的一声将剑鞘脱下，当他再次看到手中的兵刃，又缓缓平息了心中的慌乱。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孟昌突然也意识到了一个错误，对手所持的剑，正是一年前将中原四侠斩落于西山之下的上古神兵——无绪剑！！

而有无绪剑的人，必会断章剑法！

静止，有如千钧重，将黄昏越压越紧！静止，静止，静止，……

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一生之中，你有许多事情不可避免！

一只乌鸦厉叫一声，扑腾从林里飞出！

是时候了！

……（此处作者删除一万五千字）

那一轮红日也不觉中爬上了顶空，一个小牧童吹着笛子骑牛走过山脚，他远远地看到山头有一人白衣而立，如木桩一般动也不动，他看不清这人的面容，不知他来自何方，更不知道在这个山头曾有半天一夜的恶战、惨烈非常！

很多年后，人们慢慢意识到已经很久没见过孟昌，也没听说过英作的消息了。

当然，也只有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英作，其实来自西域，全名叫作：英鱼·抡雯些作！他的剑的名字叫做“毫无头绪”剑！剑法，断章取义剑法！

当你走完一段路的时候，必然要开始另一段旅程，除非你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本人明天上午考完英语论文写作，下午就要开始出差了，哈哈，安徽，芜湖，手机不能漫游，郁闷中。。。

（2007年10月21日）

安知此天地，不在槐根侧

《南柯太守传》传说淳于棼一日大醉，由二友人扶归家中，昏然入睡。忽见二紫衣使者，称奉槐安国王之命相邀。遂出门登车，向古槐穴而去。及驰入洞中，见山川道路，别有天地。入大槐安国，拜见国王，招为驸马，又拜为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载，甚有政绩，大受宠任。后有檀萝国军来侵，淳于棼遣将迎敌，大败。不久公主病死，棼遂护丧归至国都。因广为交游，威福日盛，国王颇为疑忌，夺其侍卫，禁其交游。棼郁郁不乐，王即命紫衣使者将他送归故里。还入家门，乃矍然梦觉，见二友人尚在，斜阳犹未西落。遂与二友寻槐下洞穴，但见群蚁隐聚其中，积土为城郭台殿之状——与梦中所见相符，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栖心道门，弃绝酒色。

《南柯太守传》历来倍受推崇，有人读罢不禁感慨肆万千，赋诗一首：

安知此树下，

不有槐安国。

安知此天地，

不在槐根侧。

《香草的天空》最后的瞬间，剩下一双突然睁开的眼睛，你能分得清究竟哪是梦境哪是真实？一切的一切究竟是在发生着还是在被安排着？现实总是无奈的，梦境总是太美好，你忍心发现这只是一个梦吗？于是，不经意间，自己被自己蒙蔽着，暗自庆幸着，现实与梦境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甚至你都感觉到上帝对你的特别的眷顾了！

清醒是注定的，“醉里乾坤短，壶中日月长”，我相信这必是某位酒醒后的感慨之作，醒，真是残酷。

《楚门的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对于楚门来说却又是真实的，在别人安排和导演下，他成了电视节目的主角，他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享受着这个世界的安逸和幸福，直到帆船撞破了“天空”的那一刻，他才彻底明白自己一直被虚假包围，记忆是假的、友谊是假的、爱情是假的、亲情是假的，身边的所有人都只不过在做戏，各自心

怀鬼胎。

醒着是一种孤独!

但是谁又保证你是真的醒着，还是只不过从一个小梦境回到了一个大一点的梦境呢？谁能证明，你现在的天地，不是一个槐安国呢？

安知此天地，不在槐根侧！

（2007年8月9日）

记一次“革命”

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记忆犹新，其实是说起来还有些暗自紧张和得意，不过可能对有些善良的人也带来了麻烦和伤害，如今时过境迁，诸君可安好？

事情起源于学校食堂的长期过度盘剥学生，而学校反而下令禁止学生外出就餐，并且派老师三餐时段在校门口把守，一旦抓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一律关进一间会议室半天、写检讨。

某日，晚自习前，隔壁班有学生到我们班讲台上念了一段话，然后在黑板旁贴了一张倡议书，倡议全校集体罢餐抗议云云。

第二天，班主任接到任务，劝我们去食堂就餐，从者寥寥。个别从食堂回来的同学说当天两块钱的菜里居然可以看到肉片。这种伎俩显然低估了学生的智商，“罢餐运动”愈演愈烈。

班主任们又受命劝说学生，说学校食堂比外面小店方

便、卫生等等。显然，在政治里学过“垄断”“专制”等词的学生认为这些话不过是幌子而已。

一封“檄文”把“运动”推向了高潮，檄文针对一个教过我们政治的老师，时任政教处主任，三餐校门盘查工作负责人。檄文先夸奖该老师教授有方，让学生能够分清是非黑白；然后大骂校长利欲熏心，劝该老师莫做其爪牙、认贼作父，应积极公正地为学生说句公道话。

檄文在全校午休的时候，被悄悄地贴在该老师的办公室上。第二天，全校召开紧急会议，校长在台上歇斯底里、怒不可遏，大骂“檄文”的作者思想不端正，说如果端正态度肯定能在高考中写出好作文，然后再说食堂是为学生服务的，还亏着本呢，最后扬言一旦查出作者，严惩不殆——台下倒彩声一片。

几天后，那个老师坚决地辞去了政教处主任一职。

又几天，学生们的方便面基本耗尽，不得不陆续回到食堂，享受了几天好待遇。

再几天，食堂的菜色又恢复以前，“革命”以失败告

终。

三年后，去鸭子家玩，谈起这次“革命”，他神秘地说倡议书是他写的，为了不留下证据，在外面打印的。我告诉他，檄文是我用左手写的，当时校长咆哮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2010年1月15日）

后记

年少的时候，如果没有执着一些东西，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特别是到了频频回首的年纪，如果没在回忆中发现些许不寻常的东西，会发生“存在危机”——找不到自己曾经之所以为自己的证据——这种危机对余生有何影响，没见过相关的研究或统计，我觉得应该会像眼球的玻璃体里的浑浊一样如影随行，挥之不去。在这十多年间，我有幸找到了一样值得执着的東西，这就是诗歌。

高二时（1998年）曾经被奖了一个带锁的而且很花哨的笔记本，不知该如何处置。出于对古今骚人们的景仰和模仿，秉持着“诗言志”的主张，在本子上写下了第一首有据可查的“词”，那时候手头与诗词相关的“文献资料”只有《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至于格律，压根就不知道还有那些讲究，比如当时我归纳的“词谱”就是这样的

“虞美人：7，5，7，9；7，5，7，9。”

慢慢地这种“写作”成了习惯，嫌好好地说话不够过瘾，非想着要押点韵才行；后来班上也有不少同窗开始创作并互相交流了，如成星、如欧阳金文、如范强、如蔡一飞等，我的“毛病”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

一直到大学毕业，积攒的古今中英的“诗作”近三百首，尽管它们幼稚不堪，但多少算是当年年少轻狂的印迹，至于“诗歌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我想都没想过。

直到 2005 年，我在学校论坛的“诗风词韵”版里发了一首打油诗，前任版主邓序以为来了个踢馆的，言语不和对骂了起来，这一骂就是好几个星期——我才意识到这个根本问题的存在，年轻气盛，难免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问题。于是乎，正儿八经地去图书馆请来了朱光潜的《诗论》，装模作样研究了起来，期待着把书看完了就能写出绝世名篇来。

除了邓序，还有一些高人也出没于这个版面，写出的诗篇纯粹得让人忌妒，如七丈庐、黄腾辉、南江忆、石子、闲溪、小朱、周星等。虽然我把老朱的书看了两遍，仍然

不明就里，不仅没法追赶这些高人，反而老一套的手艺也丢了。幸运的是版里的讨论相当活跃——其中以冯程程（Chrisfue）和严强两位侠客最为深刻和踊跃——我作为旁听生，受益良多，自此，再也没能离开这个版面。能结识这些朋友，能讨论一种与价钱无关的事物的朋友，无疑是年少时最大的收获。

攻读博士期间，各种指标如同一支支射向功利的箭，我就像被捆绑在这些箭上，行色匆匆，身不由己，高不成低不就，这样的生活少有颜色，竟至无暇去细细摸索诗歌的本质了，偶尔看到各种观点，也只能将信将疑，既无法欣赏，也无从反驳。只是偶有感触，就写几行聊以安慰自己。相对于身体，先老去的往往是内心。也只有在尝试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才感觉不到年龄的存在，似乎一切还停留在那个诗意盎然的盛夏。

如今即将离开校园，离开这个似乎是为赋新辞强说愁的年代，投身伟大的经济建设，做那只要加冕蚂蚁，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此身易打发，而心难对付，淡淡的忐忑和迷

茫需要时间来平息，我也准时进入了频频回忆往昔的年纪，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温暖的词便是“诗歌”，这时候才发现，诗歌不是别的，恰恰是想狠狠地拥抱生命的渴望和诚实，是对生命力最好的诠释。

终于，我也有了想在旅途中刻下印记的念头，或是出于动物的本能，或是要让自己不至于忘记自己的年少，我把这十二年来能找到的“诗作”集结起来，它们就是我一路上的面包屑，沿着它们，我就能找回年轻，找回生命。

Chrisfue的诗评是论坛里的一宝，这应该源于她就活在诗里，她对诗歌的敏感就像婴儿对奶粉口味的挑剔，此次能请得她为这本小册子作序，荣幸之至。

谨以此集，献给我的妻子和儿子，以及未来的自己。

王孟昌

2011年11月4日

武汉 喻家山下



王孟昌

1999~2011

